



“脑死亡”阴影下的北约70周年峰会

吴敏文

2019年12月3日和4日，29个现正式成员国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了北约成立70周年峰会。由于此前的10月2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发表了“北约正在脑死亡”的言论，引发美国、德国、加拿大、波兰等国和北约、欧盟等组织高官的猛烈抨击。然而，北约确实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马克龙此论并非空穴来风，此次峰会在某种程度上笼罩在“脑死亡”论的阴影之中。

“脑死亡”论余波未了

对于马克龙的北约“脑死亡”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非常恶毒”。引发此番风波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未与任何北约盟国协商就从叙利亚撤军，为土耳其出兵叙利亚、打击在围剿“伊斯兰国”中与

北约军队并肩作战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大开绿灯。为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马克龙非常不满，并迅即反击：“你才应该去查查是不是脑死亡了。”

尽管相关各方对北约“脑死亡”论表示了强烈反对，但这掩盖不了北约内部矛盾与分歧的公开化。对此，加拿大广播公司援引本国全球事务研究所军事专家佩里的话称：“真正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总统有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与俄罗斯总统的关系，比他与欧洲甚至加拿大等一些北约盟国领导人的关系更好。”对于土耳其，加拿大媒体也明确表示了不满：

“（土耳其）不但从俄罗斯购买武器，还威胁其他（北约）成员国。”因此，使得土耳其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对手，而不是北约盟国。

或是对美国默许土耳其出兵叙利亚的投桃报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态力挺北约。11月13日，埃尔多安专程赴美，特朗普则表示：“我和埃尔多安总统相处得很好。土耳其是一个非常好的北约成员。”特朗普的肯定给了埃尔多安底气，对于法国有关“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是否合格”的质疑，埃尔多安直接反击：“这不是法国所能决定的。”

鉴于法国在北约令人瞩目的重要作用，对于马克龙的北约“脑死亡”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一方面严厉批驳马克龙，称这种言论“会造成北约的内部分裂”；另一方面专门赶赴法国安抚马克龙。但是，马克龙并不买账，拒绝为其言论道歉，并称北约需要这样的警钟。

为了对冲马克龙北约“脑死

亡”论的影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重点就北约成员的“责任分担”和“战备扩充”等进行了强调。11月29日发布的最新版北约防务支出报告显示，北约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2019年军费开支同比上升4.6%，连续5年保持增长。在2019年，有9个北约成员国的军费支出比例超过本国GDP的2%，预计到2024年绝大多数北约盟国将达到这一既定目标。

与此同时，北约在扩充战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4年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峰会上，北约推出了“战备行动计划”，以应对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安全挑战。在2018年的布鲁塞尔峰会上，北约提出了简称为“4个30”的战备计划，即在30天之内将30个机械化营、30支空军中队和30艘海军舰艇部署到位并做好战斗准备。据斯托尔滕贝格透露，这一计划目前已经完成90%。另外，为适应新挑战，此次北约伦敦峰会正式批准把太空纳入北约防务领域，与陆、海、空和网络并列为五大战场。

北约确实面临挑战

首先，北约国家所面对的威胁大为减小。一个军事联盟是否成立，决定因素是其所面对的威胁是否存在。从成立的时间节点看，北约组织正式成立于1949年8月，先于它的对手华约组织的成立时间1955年5月，但这改变不了北约和华约是二战后两级世界的产物，以及北约以华约为对手的实质。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华约的废除，以及如波罗的海三国等苏联加盟共和国和波兰等华约盟国加入北约，北约的对手和北约盟国的威胁大多不复存在。北约虽逆势扩张，但改变不了因为共同威胁的大幅减小而导致北约内部凝聚力出现松动的客观事实。如果过去



在北约峰会上，土耳其购买俄制武器被当成反面案例

的威胁依然如故，那么纷繁复杂的政治表象、经济纠葛，甚至魔龙的北约“脑死亡”论等，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其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涵盖美国的北约盟友，使盟国产生离心倾向。特朗普上任以来，向包括北约盟国在内的贸易伙伴挥舞关税大棒，主要北约盟国和欧洲大国如德国、法国等不能幸免。对此，相关盟国纷纷进行贸易反击。年轻气盛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对全球年营业额在7.5亿欧元以上且在法国境内年营业额2500万欧元以上的数字服务类企业加征3%的数字税。矛头所向直指美国网络和数字产业巨头。

对于特朗普催逼北约盟国将防务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2%以上，甚至要求达到4%的要求，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致反应是：欧洲防务依靠美国和北约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必须建设一支自己的军队，由欧洲国家主导欧洲的安全与防务。对于特朗普威胁要“从欧洲撤军”，欧洲国家的回应是“别忘了带走你的核武器”。

再次，俄罗斯发展与欧洲国家和北约国家的关系卓有成效。

美国执意退出《中导条约》，使得欧洲成为美俄军事博弈的潜在受害者。因为如果俄罗斯大量研发和部署中短程导弹，欧洲国家势必成为美俄军事对峙的前沿。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高明地宣布不会部署针对欧洲的中短程导弹，成功减少了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警觉和敌意，也使得美国的退约显得自私和无视欧洲国家安全。

此前，俄罗斯通过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时提供情报，使得后者在2016年得以成功化解针对自己的国内政变；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与土耳其协调立场，全力改善了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作为北约盟国的土耳其不顾美国压力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在被踢出美国最新战斗机F-35的研制生产体系后声称将购买俄罗斯新一代战斗机等，使得土耳其几乎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北约的门槛。

与此同时，德国不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复警告和坚决反对，坚持发展投资达95亿欧元、每年向欧洲国家输送550亿立方俄罗斯天然气的“北溪二号”工程。马克龙不仅邀请俄罗斯总统成功访问法国，还公开表示“欧洲必须重新思考与俄罗斯的关系”，以避免欧洲沦为

美俄战略博弈的舞台。

由此可见，北约面临的挑战既来自威胁减弱的客观因素，也来自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无视盟国利益、安全等人为因素。在北约70周年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

“苏联和华约早已消失，而对应的军事集团北约不仅没有消失，甚至还在扩张。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增加军事基础设施，这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感到威胁的俄罗斯绝不会坐以待毙。北约的存在到底是给北约盟国带来了安全，还是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本身成为问题。

北约内部凝聚力依然较强

但是，北约面临的挑战，以及北约盟国之间的分歧，还远远没有达到造成北约分裂甚至瓦解的地步。即使是发表北约“脑死亡”论的马克龙，也强调他发出的是对北约的警钟。很显然，警钟不是丧钟。发出警钟的目的，是为了警示北约的盟主美国以及其他盟国，加强在防务问题上的协调和团结，而不是为了削弱或者终结北约。事实证明，北约仍然具有内生动力和生命力。

首先，北约的主体框架、组织结构完好无损，运行机制完善，日

常运作正常。北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北约理事会，由成员国外长组成，必要时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政府首脑也可与会。北约理事会荣誉主席由各国外长轮流担任，任期1年。北约理事会下设的常务机构有北约秘书处，设秘书长1人，现任为斯托尔滕贝格，曾任挪威首相。北约军事委员会是北约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由参加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成员国的总参谋长组成，日常事务由各国总参谋长任命的常驻军事代表组成的军事代表委员会负责办理。北约盟军最高司令一般由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任，以体现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当前，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

其次，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像对手华约那样解散，反而逆势扩张且势头并未停止。1994年1月，第13次北约首脑会议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同原华约成员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计划。1997年7月，第14次北约首脑会议决定接受首批原华约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3国加入北约。此次北约峰会，又有北马其顿加入，使北约成员国增加为30个。

再次，北约内部的凝聚力虽被削弱，但依然存在甚至比较强

劲。马克龙关于“北约正在脑死亡”的言论一出，立即引发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的强烈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回应称：“我认为北约依然是历史上最重要、最关键、最具历史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称马克龙的言论

“过于激烈”“没有必要”，“我认为，即使我们面临问题，即使我们需要更多协调和理解，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默克尔还首次明确承诺，德国的防务开支将在2024年达到特朗普的底线要求，即占GDP的2%。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郑重强调：“北约仍是欧洲安全的基石，任何试图让欧洲与美国脱钩的尝试，都将伤害欧洲自身。”

北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亡

首先，北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亡，不仅因为它们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而且因为这一组织所面临的威胁并未完全消失，美国、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依然存在，变化不过是博弈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体现出经济与军事有时混杂有时剥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博弈有合作等新的特征而已。

虽然德国、法国、土耳其等北约的重要成员国，甚至美国自身，都在不断努力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其中的一些经济合作，如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合作项目，堪称具有战略意义，但是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军事博弈却并没有停止。

北约东扩不断推进，跨越原华约界限和苏联边界，甚至不断接近现俄罗斯国境线，这本身就是北约与俄罗斯军事博弈不断加剧的明显指征。近日，北约与格鲁吉亚在黑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共有来自格鲁吉亚海岸警卫队和北约的5艘舰船参演，演习内容包括水下联合训练和机动部署等。与



北约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



在美国压力下，北约国家纷纷调高国防预算

与此同时，为提升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北约多措并举推进“闪击”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强化欧洲方向军事部署、展示先进武器战力，双方的战略博弈和军事对峙有升级的趋势，相互威胁客观存在。

美军欧洲司令部是实际上的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据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部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透露，美军计划2020年春季在欧洲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并计划在北约框架内进行25年来向欧洲大陆进行最大规模的兵力投送。此次军演代号为“捍卫者-2020”，参演兵力包括来自19个北约国家的3.7万名官兵（其中美军官兵达2万名），演习主要目的是提高北约国家军队的战备水平，有效威慑潜在作战对手。这个作战对手是谁不言而喻。

其次，马克龙提出“北约正在脑死亡”论的针对性非常具体，而对欧洲国家而言，集体防御机制显然优于单打独斗。特朗普背叛叙利亚库尔德盟友的决定和行为，

直接挑战《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约定的共同防御”。第五条款被视为北约的核心条款和存在依据，因为它规定对任何缔约国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攻击，缔约国有义务互相给予军事支持。特朗普背弃叙利亚库尔德盟友的可耻举动，导致马克龙认为“（美国）正在背弃我们（欧洲）”。不排除马克龙此言有故作惊人之言的可能。马克龙此说所要表达的，有对美国种种不顾盟友利益的自私做法的不满，也有增加法国在北约内部发言权的考虑。但总的来说，北约国家单独面对威胁，远不及集体防御来得有效。

再次，北约的防区外功能已经发挥作用，其存在意义已经超出传统防御范围。北约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集体安全，目的是防御性的。但是，冷战结束导致两级世界的终结，北约的欧洲强敌顿时消散。1990年的海湾战争，以北约盟国为主体组成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是北约首次的防区外作战，也使得北约的集

体防御功能蝶变成防区外的进攻作战。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是北约防区外作战的继续和发展。当前，基于美国的全球霸权需要，打造针对伊朗的海湾护航联盟这一“海湾版北约”，以及试图打造实行“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印太版北约”的努力，正在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军事冒险的新动向。

虽然东道主英国的《卫报》将此次北约峰会描述成“德国和东欧生法国的气，法国生土耳其和美国的气，美国生所有人的气”，但总的来说，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矛盾是浅层和具体的，共同利益是深层和整体的。那种认为美欧即将分手、北约即将离散的看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北约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存在是基本事实，其未来发展和作用仍然不可小觑。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

责任编辑：葛妍